

四庫全書

武倪襄

文毅

功

文僖

集集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武功集

(明)徐有貞撰

倪文僖集

(明)倪謙撰

襄毅文集

(明)韓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武功集

(明)徐有貞 撰

倪文僖集

(明)倪謙 撰

襄毅文集

(明)韓雍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5.75 插頁4頁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1—500

ISBN 7-5325-1149-2

I·555 定價 23.60 元

出版說明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錄明代各個重要時期的二百三十二位作家的近三百種詩文集。現據文淵閣本全部匯編成《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這套叢刊所收文集作者，既有蜚聲文壇的衆多著名文學家，也有活躍在政治、學術等領域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詩文集涉及到明代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明代的原始資料或重要參考書。《四庫全書》編修者為每種文集撰寫提要，評介作者、內容及版本等，亦有參考價值，今一併附載。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册目次

襄 倪 武
毅 文 功
文 僖
集 集 集

明 徐有貞撰……………一
明 倪 謙撰……………一三五
明 韓 雍撰……………六〇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功集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翟 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 紱

繕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武功集

別集類五明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臣等謹案武功集五卷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璵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尋下獄戍金嶺故歸久之乃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為人構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為君子所詬病況允明為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徃回護其詞究不足以奪公論也然其幹畧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空滿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

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

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擬

諸古文蓋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

必盡以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

作非所擅長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

謂源出右丞然語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

各有能而不能存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三

年七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家鼐

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卷一

家學稿

君師論

明 徐有貞 撰

天下何治有君矣天下何教有師矣天下何君師王天

下者任天下之君師矣夫天之降斯民也能生之而不

能治之故作之君之治之不能性之而不能教之故作之

師以教之君師天下所宗主而表儀者也有君師之德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而後能盡君師之道有君師之道而後能盡君師之職

德也其體而道也其用體全而用備也然後天事脩而

民生遂天理明而民心順而君師之責始塞焉故曰一

民不安非治之善也一民不誼非教之善也治教之不

善君師之過也惟昔聖王知其然於是夙夜孜孜敬脩

其躬以明其德凝其道而治教乎天下之民民之有口

腹之嗜也則養之以牲穀而不使其饑民之有形體之

便也則被之以布帛而不使其寒民之有土處之宜也

則營之室廬城郭之固而不使其憂民之有筋力之施也則分之井牧工業之均而不使其勞謹其司牧厚其撫字毆其盜賊除其暴戾一以去其害而存其利也因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則篤之以五典之教因其有吉凶賓祭之事也則隆之以五禮之秩因其有俊乂慈良之美也則昭之以九德之要因其有才技聲文之習也則進之以六藝之長游之學校章之宅里觀之燕射勸之風歌一以格其惡而導其善也書云天佑下民作之

至也仰之為師仰之至也尊之至則其治之亦必至矣仰之至則其教之亦必至矣乃或不能治之而反害之不能教之而反敗之則是棄天之所命而負人之所尊仰也斯其為失也亦甚矣噫復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耶曰然則求之奈何曰亦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而已矣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則莫若堯舜也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繼而傳之夫所以三代繼王而同一揆者無他以此也故曰得聖人之法者則有聖人之道矣有聖人之道者則有聖人之德矣有聖人之德者則亦有聖人之功業矣於戲後之王者有其任而不知其責不可也知其責而不求其道不可也求其道而不求之堯舜不可也求之堯舜而不求之心法不可也或曰夫君師之任國王者有之矣而王之治教乎民則有司徒典樂百執事之人在天人之責莫獨在

於王耶曰不然夫治教之官則固有其人矣然孰選而命之乎是固在王矣天命王王命官王任治教之道而百官任其事王任則官任矣王不任而官任者無之是故任則王之任也不任則王之不任也今舍此而責之彼則將使後之王者尸其位而廢其道負其任而忽其責幾何而不為大亂之道也於戲是焉可論君師之道哉

文武諭 前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四

世常以文武為二事予甚病之非予之病之為天下病之也為天下病之者何文武為二事則天下無全才天下無全才則吾道之用闕吾道之用闕而天下之事不治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為儒而不備文武者不足以為儒古之聖賢皆儒也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暨風后力牧皋陶伯益伊尹萊朱師尚父周公旦或為君或為臣或治治或治亂其所為萬有不同而其所以成則一使其才不全道不備能然乎昔者夫子定詩

書正禮樂贊周易作春秋而其文燦然以著於萬世及夫為魯相誅少正卯會夾谷殺萊人則其武又赫然以威於天下乃所謂真儒也古者軍將皆命卿有事則釋菜於廟成功則獻讖於廟出謁於學入告於學蓋凡事而一行之以文文與武胥用才無偏能道無獨行也是故益以文武贊帝之德詩人以文武美吉甫之功春秋之世趙衰亦以說禮樂教詩書舉卻縠而以為將然則文武之為儒者事尚矣而後世乃離而二之何哉且古之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古之所謂武非今之所謂武也夫六藝之具所以徵乎五教九伐之法所以經乎七德內脩而後脩外此治而後治彼故合而言之則儒者之事備矣今也文不知文武不知文天下之人各尚其所好以自傳於二者之習呻吟咕嗶譚詠美筆者則自謂之文跳梁搏攫蹶蹶而馳者則自謂之武彼為是者固可笑矣而所謂儒者又徒矻矻自守於章句之末而不復識其所謂文武者焉在問之則反以為此非我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五

所學故世之人遂以腐儒目之也其亦不足以爲儒矣
嗟乎天下無全才而吾道之用關由儒者之事失而然
也雖然此豈特爲儒者之病哉天下之任在文武文武
失而天下之事胥失求天下之治得乎哉治不可得也
則亂亂而欲求其復治得乎哉安不得其用危而欲得
其用又可得乎哉子故爲天下病之甚矣儒者之不可
不事其事也使儒者而知事其文武之才萃於厥躬
天下治則謀謨本朝而萬民以寧天下亂則指顧六師
而四海以定以是爲儒不亦偉歟而不知出此脫人君
之用之其不負社稷之託而誤天下蒼生者幾希矣縱
令幸免不亦大可恥哉子固學儒者也懼無以自靖且
欲得吾儒者之舉真儒也故論著其事庶有所警云

文武論

子既爲文武論有見而疑焉者曰文武之爲二途亦已
久矣子奈何一歸之乎儒若文之爲儒固也而武之爲
儒則吾滋惑焉請聞其說子乃歎曰嗚呼文武之爲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武庫

六

途此予之論所以作也如其不爲二途而予之論又何
爲作耶一歸之儒爲天下論也豈予之所得爲哉今吾
子疑之以爲文武果二乎其不得爲一乎則予有說矣
子其以古之聖賢爲儒乎非儒乎以爲非儒則不可以
爲儒也則其所爲足爲文武乎不足爲文武乎以爲不
足爲文武則不可以爲足爲文武也則其所爲果一乎
果二乎若黃帝風后以下君臣之事實考諸經史可徵
矣吾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之言戰亦曰聞諸夫
子則武之爲儒也又何惑之有乎曰子之說則然矣如
今之人非古之人何子且使匹夫而爲聖賢之事吾恐
其難也曰奚若此歟彼非儒者吾曷言吾爲儒者言之
也夫儒者固學聖賢事事非聖賢莫以學爲哉曰子之
言則然矣吾恐儒者之難乎爲武也曰子以爲必擊刺
鬪爭而爲武耶蓋亦有其事矣曰然則吾知子之所謂
事者其亦有孫吳之術歟曰吾豈徒言是事哉蓋亦有
其本矣夫和順剛健之德存乎中英華果銳之氣發乎

欽定四庫全書

武庫

七

外則所以為仁義勇智所以為禮樂征伐於是手在乃所謂文武也故文武皆為道之用若世俗之所謂文武者亦有是乎哉今吾子亟問武請姑言武事夫所謂武者非手執兵而闢也非馳馬而矍矍也非攘臂掉舌而誑人也非袖錐挾刃而刺人也非誦兵符談戰策空言而動人也蓋惟勇而不撓智而不惑而以大正於天下天下之詐欺弗能入也天下之要害弗能懼也非九伐之法弗用也非百夫之良弗任也非能慮而能成弗謀也非善始而善終弗為也非順言正名非立忠扶義非能利於天下而除害於百姓弗事也夫是故居則為王佐之道動則為王者之師而天下莫敵也古之大儒固以此而成元聖之功後之儒者有能學其意皆以之立高名大節於當世抑豈特自善而已哉國家得安其治天下之民物得遂其生也自儒者之失其事遂分而畀之戰鬪之人而以名為武彼其為人不出乎古之率伍之夫其勇非勇也其智非智也不知兵政之謂何

而以之為將帥其所知而為之者惟搏擊之而已矣剽掠之而已矣勝則肆暴敗則竄降而已矣效攘矯虔牟利徇私而已矣又烏知所謂經國之道正君之義耶故其用之而天下之害滋甚上無所施其仁下無所蒙其利至其奸雄之作則篡其主而虐其民者從而焉若然而望國家之存民之免於塗炭幸也非實也嗚呼天下之不治文武之不得其人究其所自蓋儒者之事失而然也苟欲振之者必儒者之復事其事也歟曰然則世俗之所稱謂舉非乎曰彼所謂文吾不知其為文也彼所謂武吾不知其為武也彼所謂儒吾烏知其為儒哉吾之所謂儒者蓋真儒也腐儒非儒又烏足道耶故曰欲得天下之全才必得真儒而後可

寬猛辨

或問寬猛之說曰寬猛之說經未之有也聖人亦未之有也其起於左氏所傳子產之言子經若聖人之言寬則有之矣然非猛之比也其與猛比者蓋自子產始倡

其說而諸子和之或又假之以為孔子之言者後之人由是以為為吏者之法為吏者守之而不失而遂以為為政之道治人之術無踰此者然非也夫為政之道治人之術豈徒寬猛而已哉曰然則人之習固矣為吏者之守久矣子如非之則莫若從而道之今世之為政者有高寬者矣有高猛者矣有高寬猛之中者矣某也吏請為擇之曰固哉若之請也之三考矣擇焉矧今之為言也與昔異昔之寬者寬其寬爾今之寬者直柔以弛而已矣昔之猛者猛其猛爾今之猛者直暴以急而已矣昔之寬猛之中者寬其寬猛其猛爾今之寬猛之中者直柔暴之無分而已矣且夫寬則生盜猛則殺人寬猛交施其政必難昔之不免而今之云乎之三考矣擇焉雖然子謂我從而道之姑為是擇之則莫若平之為政也昔之言寬猛者固嘗以水火喻今亦以水火喻之可乎夫水之弱也固不壞舟而亦不載舟火之熾也固不灼物而亦不熟物政之寬也固不屬民而亦不制民

水之大者則勝舟而覆舟甚矣火之烈者則燎物而災物甚矣政之猛者則威民而殘民甚矣故水平而舟楫之行得其濟火平而烹飪之宜得其味政平而民俗之咸得其久有所利而無所害有其治而無其亂蓋政平之善也然平之為政也大矣豈寬猛之足謂哉所謂為政之道治人之術蓋有在乎是已為吏者知所以守之其進乎德矣雖假之寬猛可也曰假之寬猛則何如曰寬之以仁猛之以義寬猛乎仁義之中是德禮政刑之施也雖治天下不難而況為吏乎哉

言行說

言行不可以偏廢也行無言則實而不文言無行則虛而不實二者人之所通病也惟君子為能謹之其或有偏焉則必舍言而取行何者文而虛不若質而實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故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與其言勝乎行無寧行勝乎言或曰古之人蓋有身為途之人而言必稱聖哲者矣今人而言之也何

傷且夫言也有喙者之不免也而使之不言可乎曰不然古之人所以言必稱聖哲者彼其心誠慕之也其身誠效之也非徒言之而已也世雖厚而謗之無聞也今也言則稱聖哲矣然其心非誠慕之也其身非誠效之也直言之而已爾入乎耳出乎口而已爾人雖不之責也而烏能自靖哉是以古之人非弗言也行之至而言不過也今之人非弗行也言之過而行不及也噫亦謬矣而予也亦何嘗欲其不言也亦欲其言之顧夫行而

欽定四庫全書

式功集

三

已嗟夫聽其言則亮禹之弗過觀其行則桀跖之不如吾無奈之何矣夫人之為人豈能言而已哉使夫言而可以為君子也是程程不得以為獸而鸚鵡不得以為禽矣今程程猶獸而鸚鵡猶禽也是人之能言而不能行者則其形雖存亦何以異夫程程鸚鵡者即噫亦可哀也已雖然不特此也夫古之人上之所以道其下者行而已下之所以事其上者行而已師之告其徒父兄之詔其子弟行而已長之誨其幼朋友之相規亦行

而已豈其言乎哉今也上之所以道其下者言而已下之所以事其上者言而已師之告其徒父兄之詔其子弟言而已長之誨其幼朋友之相規亦言而已豈其行乎哉行而已者道成言而已者德廢道成而相成德廢而相廢廢而不已吾不知其可也是故行勝言而治隆言勝行而俗弊吾於是有感焉作言行說不能懲諸人姑省諸已而云爾

夢遊賦

欽定四庫全書

式功集

三

夫何夢之為象兮忽忽罔而難求矧予心之明靜兮匪營魂之繆悠徼往載之多異兮嘗疑夫言之為誇誕曠昔之夜半兮予雖有夢中之遊嗟茲夢之孔神兮蓋莫測其所由惟予年之方弱兮禮始冠而成人幸私淑而有聞兮得無昧乎本真誦先聖之遺言兮藉詩書以資身秉仁義以為質兮服禮樂以為文願皋契之我師兮將克舜之我君羌時運之未亨兮寔予懷而莫遂慕古人而不及兮徒潛悲而內愧欲遠去而獨藏兮陽隱

淪之自為聊凝思而偃息兮忽神遊乎夢寐恍神遊之
汗漫兮詭實渺而無方靈悠揚而變化兮儼不知其所
徬俄分明而缺刻兮復遲顧而彷徨告友生而贈處兮
拜父母於高堂指青雲以為程兮云將適天帝鄉乘五
文之寶車兮建歲鞋之羽旌驅騏驎而馳騁兮扶虬龍
而騰驤戴華弁而垂璽兮被黼黻之文章帶編具之長
劍兮交雜珮之珩璫攬六轡而容與兮鳴和鸞之鏘鏘
邀前路之無極兮爰放遠而徜徉曠吾懷而縱觀兮迴
冀量其所止初發軔於山阿兮款停輪乎江涘復凌虛
而直遂兮吾又焉知其所以從長風之飄舉兮信一息
之千里命兩師以清塵兮先風伯以啓路台靈應以翼
銜兮咨熙羣使執度駕雄虹以為梁兮零雌蜺而縈布
羅列缺之前照兮涉飛霞以高步恐太無之灝氣兮歷
星辰之次含日月炯其雙明兮予焉識其晝夜幾招搖
而迴轉兮循紫垣而中入察天機之運動兮闕案綸之
嘯吸登九重而扣闕兮仰太儀之金宮恍霄階以再拜

兮睹玉皇之聖容靈真紛其列進兮傳錫命於青童飲
予以沆瀣之神漿兮食予以元和之潔醴云俾子總之
不生兮延子壽之無窮恭受賜而遂復兮忻得予之所
思漲天維而左轉兮躡地紀而右之俯環瀛而越屬兮
飄遠邁乎瑤池憩閭風之廣荒兮戲方壺而采芝陵弱
水之洪波兮攀若木之喬杪臨虞淵以舒嘯兮升崑崙
而賦詩奏韶簫以娛樂兮引鳳凰之羽儀尋河源之渾
渾兮覩龍門之砥柱馮夷驩而迎余兮靈蛟續紛兮為
余起舞超西圖之莫盡兮連東馳其未極離崆峒之萬
里兮至扶桑而一息弭余節於丹丘兮濯余纓乎陽谷
運羲和之未御兮看初日之蕩浴藐南疑之鬱鬱兮浩
伊洛之散散歸岷嶓之連時兮汨江漢之交流仰望八
表兮俯瞰九州玄淵下瀾兮寥陽上浮迴旋鴻洞兮出
入混茫逍遙相狎兮滄無何之舊鄉余亦欲長生而不
返兮念吾初志之未忘恥離絕於人羣兮思經綸乎家
國策余騁而迅征兮還遂徂乎冀州之北造重華之所

冀北何城市與溪山其有所之隨寓而安今之來此也
人皆謂我為動而不樂而吾之靜固自若也故以靜自
號蓋將以此老馬子以為何如予憮然歎曰於乎遠哉
先生之所以為靜者也然予則異於是予仰而思之天
地之道其本靜靜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陰陽之機出乎
靜入乎靜動靜相生而靜常為主是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予俯而思之則人之道也亦然人之生也其本
真而靜靜性之體所以立也仁義之端發乎靜止乎靜
欽定四庫全書 武陽集 卷一

動心蓋是矣予雖少也亦將以此老馬君以為何如先
生躍然曰唯願與子同之可乎予笑曰是人人可同也
因揖而別朔日之旦先生乃與成子來請記其語於齋
時宣德丙午春三月上日也

送翁孟學序

士患無可用不患無用之者豫章之木遇匠石為棟梁
雖不遇不失為材千里之馬遇伯樂為上乘雖不遇不
失為良使樗而遇匠石亦樗爾蒿而遇伯樂亦蒿爾故
欽定四庫全書 武陽集 卷一

木患不材而不患匠石之不顧焉患不良而不患伯樂
之不收也惟士亦然其俊又子諒有猷有為有守者遇
於時固足以經綸國家之事而不遇亦不失為賢也若
夫齷齪委巷之徒遇不遇何損益於人哉是故才在此
用之在彼此有可用而彼弗用彼之失也於此奚患焉
古之為士者所以早夜孜孜於學以求其可用而已及
其用之大用之亦可小用之亦可乃所謂不羈也如其
無可用而求以為用技短而圖長力綿而任重挾樗萬

之資而規豫章千里之售不售則怨此鄙丈夫之所為
賢者豈為之哉句曲翁君孟學秀典負奇氣稟然材且
良蓋所謂豫章千里之匹也永樂初膺薦入文淵閣與
纂修大典書成且有官矣而為不合者所擠罷歸其鄉
久之始召至京授太常典簿復坐事謫海南巡檢者九
年而遷江西廣信府知事比行友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曲文敏輩知其才有可用而惜其局束在下不得以展
託子推其意為文送之故子具述夫士之所以致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式功集

子

一致豈不賢乎哉豈不賢乎哉

朱氏昆季字序

子友玉峯朱氏三兄弟者伯曰讓仲曰譽季曰誠皆冠
矣而字弗加焉諸友誨於子子謂命字賓之職非友之
職也諸友曰然既冠矣而安俟賓凡人孰無字矧其昆
季之賢耶吾友而不之字抑何以為稱也乃擬字讓曰

庭禮譽曰庭實誠曰庭信遂相與載酒帶卽朱氏之居
而告之乃展席行禮諸友咸叙予起執爵酌而獻伯曰
庭禮甫夫理出於天而循之在人節文儀則匪禮無物
禮不虛行匪讓無實然讓而匪禮吾不允矣惟汝賢其
慎焉之又酌而獻仲曰庭實甫夫德本諸心脩諸身而
遠邇聞焉聲聞在焉是謂有其實者有其譽故譽必出
諸實譽而不實吾斯恥矣惟汝賢其慎焉之又酌而獻
季曰庭信甫夫誠惟天道誠之則人人人性有信焉是惟
誠之之心故至誠無息聖者能之賢者求之惟誠是思
思誠之要信實以之信而不息乃誠之歸彼不信而誠
者則吾不知惟汝賢其慎焉之既獻矣復洗爵而酌之
乃徧祝於三子曰於戲三兄弟夫理性無二原兄弟無
二氣無以伯讓而仲弗讓無以季誠而伯弗誠無以仲
有譽而伯季弗有譽又曰惟三兄弟其以禮相讓以實
相譽以信相誠惟三兄弟尚務學而進道知求仁守而
勇行之則禮也實也信也是自明而誠之歸也於戲三

式功集

主